

SHIJIAO

李禹东 著

失焦

· 家出版社

李禹东
著

失焦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失焦/李禹东著. —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5. 6
ISBN 978-7-5063-8096-6

I. ①失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35793号

失 焦

作 者: 李禹东

责任编辑: 李亚梓

装帧设计: 赵 清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×240

字 数: 279千

印 张: 18.5

版 次: 2015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096-6

定 价: 38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前言

这是一本经过七个多月创作，多次推翻、多次修改的长篇小说。

在威尔基·柯林斯式的多途叙述法引领下，读者会从不同的角度被代入这充满悬疑、惊悚甚至颇有些荒诞的故事中去。随着它渐入尾声，也势必会沉浸在对自己和自己所处的整个时代的冷静思考之中。

有过摄影经验的人都知道，当镜头拉长，焦点就会发生相应改变，这时，镜头中的景物就会模糊不清——这就是“失焦”。

这也正是书名灵感的来源。

然而，需要强调的是，“失焦”本身，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，它只是一个暂时性的过程。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个过程，是因为摄像者本身的角度、距离或者相关因素发生了改变，做出这些改变的原因，则是为了拍出更加艳丽多姿的照片。这样看来，失焦，事实上只是重新对焦的开始。

摄影会碰到“失焦”的状态，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？

青春期的孩子，会经历一次重要的脱胎换骨。他们的骨骼在肆意地生长，他们的血液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加飞速地奔流，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向往，对梦想充满了期盼，他们总能拥有许许多多奇思妙想。然而，骨骼的生长会带来体质的不适，血液的奔流会带来性格的暴躁，对梦想的憧憬使他们常常陷入莫名的沉思，奇怪的思绪则会使他们刻意地叛逆。

在许多家长和老师的眼里，这个时期，是孩子“最难管”的阶段，但没有人会否认，这也是人生中最重要、最充满激情的阶段。

既然人生如此，那么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？

如果你了解美国的“西部大淘金”时代，如果你了解英国的“维多利亚时代”，如果你了解法国的“后拿破仑时代”，或者是德国的“俾斯麦时代”，你不难发现，如今我们所碰到的那些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道德的纠葛和矛盾，都不过只是历史的重现。发展最为迅速的时代里，我们正经历着一个国家的“青春期”，所不同的是，我们那古老的智慧很清楚，她将要沿着一条和平的道路向前行进。

但，在转型的阶段中，谁也无法阻止问题的暴露。

历史既是如此，那现实又何尝不是如此？

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。当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向往的是高楼大厦，是车水马龙，然而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如今的我们却转而向往着碧水蓝天、向往着亲近自然。我们开始抱怨我们孩提时期所希望看到的景象，我们甚至开始反感现代文明社会的喧闹。

我曾多次引用一句禅宗的语言。“参禅前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参禅时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觉醒后，看山复为山，看水复为水。”觉醒后的我们，做着看上去与参禅前的凡夫俗子一模一样的事情，然而，“觉醒者离地六寸”。

在发展滞后的年代里，亲近自然，就意味着一无所有，而在发展迅猛的时代里，亲近自然，则是对一个社会更高层级的要求。只是，返璞归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苦，人们不得不经历漫长的思考过程，不得不在“山不是山、水不是水”的日子里摸爬，不得不经历那“失焦”的岁月。

只是，太多人无法看清这现代文明的本质，太多人活在抱怨、痛苦甚至仇恨之中。在“失焦”的年代里，他们的人生也跟着“失焦”了。当人们认为前方的漫漫长路不过是一排模糊的光斑时，他们只好迷失在自己的无知和浅薄的经验之中。

我在这本小说里创造了方显达这个“失焦”的角色，他的父亲曾是一位修筑隧道的工人，在一次塌方之后，他永远被埋葬于地下。然而，为了利益，相关人员试图将真相掩盖——从那一刻起，这个年幼的孩子，就承担起了太大的压力和太过丰富的情绪。在仇恨中，他一步一步走向错误的远方，

直到走向人生的绝境。

而我却并不满足于此。我试图在每一个角色——甚至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身上留下“失焦”的痕迹。富商陆建业和他那飞扬跋扈的儿子、普通小市民家庭走出的漂亮女孩范雪柔，还有那德高望重的大学校长，以及所有那些围绕在故事周围的人物——他们全都或多或少地偏离了人生本该行走的轨迹，朝着背离道德与准则的方向越走越远。

所有的人物都在用错误的方式表达自己，他们为“名”为“利”的冲动在时代的画布上摊开，描绘着一幅幅荒谬的画作。在这荒谬中，担任主角的，并非充满理想的人，而是那些善于浑水摸鱼的投机分子。我们的国家也在一步步从单纯的往昔走出，穿行在鱼龙混杂的阶段。

——镜头正在拉长，图像模糊不清。

而这“失焦”，却终归只能是一个暂时存在的状态。

我们都是活在现代社会的古人，无一例外。在故事结尾处，你会看到有关“苍蝇与老虎”的话题、有关“司法改革”的话题，以及那些有关“猎狐行动”的话题——我们全都行走在一段历史的重要转折期，想要读懂它，你不得不放弃那些抱怨、那些仇恨、那些痛苦，让自己聪明的大脑在知识中运转起来，而不是在牢骚中昏死过去。

但这并不是一本反腐题材小说、政治题材小说，或是主旋律的小说。

我不打算给什么人歌功颂德，或者将什么人钉上耻辱柱。我只是努力地以自己的视角解读这个既充满机遇又充满挑战的时代。正像高尔基所说的那样，“文学作品中没有什么好人与坏人，只有一群普通人”——我同情每一个偏离轨迹的剧中人，他们也许本性善良，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变质、腐烂罢了。

但我更愿意看到的是，我的读者在合上这本书时，可以更理性、更平静地思考一下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……

李禹东

2015年2月7日夜于太原

目 录

Contents

楔子 / 001

上篇

摘自施乙科的自述 / 005

摘自方显达的自述 / 010

中篇

摘自陆俊琦的回忆 / 091

摘自王警官的回忆 / 093

摘自王强的回忆 / 101

摘自陆建业的回忆 / 105

摘自陆俊琦的回忆 / 119

摘自王警官的回忆 / 127

摘自陆建业的回忆 / 131

摘自陆俊琦的回忆 / 140

摘自陆建业的回忆 / 144

摘自陆俊琦的回忆 / 152

摘自陆建业的回忆 / 153

摘自王强的回忆 / 159

摘自王警官的回忆 / 161

摘自陆俊琦的回忆 / 190

下篇

摘自陆俊琦的回忆 / 195

摘自王警官的回忆 / 214

摘自陆俊琦的回忆 / 236

摘自施乙科的回忆 / 261

孤魂野鬼 / 263

摘自王警官的回忆 / 278

落下帷幕 / 282

尾声 / 283

后记 / 285

楔子

从人类开始自助生产时，交换就成了社会生活的重要环节。起初是以物换物，地球这么转着转着，就诞生了交换的媒介。社会越是进步，这媒介本身就越没什么价值。从货币到纸币，再到如今网络上的一串数字，越简陋的符号，却代表着越庞大的生产力。只是日子久了，许多人也无法分得清，自己究竟是在追求那串数字，还是在追求那数字背后的含义。

据说那还是夏朝的时候，在河南商丘一代，商族人悄悄崛起。由于地处中部平原，交通便利，商族人于是牵着牛，和周边族群大面积地做起了交易。人们看到做交易的人几乎都是商族人，于是，我们的字典里就多了一个词——“商人”。商人，就是做买卖的人，随着金钱这种媒介的诞生，这一买一卖之间，也就有了许多学问。

很少有人还会提及在那轰轰烈烈的大航海时代，欧洲人满是汗腥的脚，将多少尸骨踏成粉末，多少民族惨遭灭顶之灾。没有什么人会去关心，伦敦或者巴黎的每一座房屋，都建立在别族的鲜血和哀鸣之上。还有谁会记得，在美国的金矿里、在加拿大铁路线的枕木上，游走着多少中国劳工的阴魂。那些崇洋媚外的人每每听到这些，总会不耐烦地摇摇头，叹口气说：“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”谁曾想，如今西方世界的诚信、道德、繁荣，正是建立在这血淋淋的罪恶之上。

人类社会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。追求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，或者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的目标，绝不是一蹴而就的。“民主”的发源地古希

腊，也不过只是若干奴隶制小邦里少数人的民主，更多的人被当做了工具、被拍卖、被肆意杀害。究其原因，道德的赋予必须与生产能力相互协调，所有超出生产能力所及的需求，最终都只能导致一个国家更深重的灾难。

狄更斯在《双城记》的开篇留下这样一句话——“那是最好的年代，也是最糟的年代。”

今天看来，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变化中，这话倒似乎有了新的含义。

去追求金钱，还是金钱所代表的含义？这是摆在每个人眼前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
上 篇

摘自施乙科的自述

1

城市的每一条街道都好像一只爬行的虫子，这虫子会长大，会长长，会越来越多，会纵横交错。在这被幻觉和失忆折磨的十个年头里，我的世界如梦似幻。我每天都不得不在妻子的陪同下，沿着既定的路线，例行公事似的游走一圈。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了。每当我独处时，总会有那些并不存在的陌生人向我打招呼。他们形容枯槁，步履蹒跚，仿佛来自遥远的古代，或是神秘的非洲。

曾有那么一次，我突然从睡梦中醒来。我感到有人正在门外监视我，想要将我推下。我看到了他的脸，那是一张虚伪的脸，一张残酷的脸。我从书桌上拾起一把剪子，警告他不要试图靠近我。他左躲右闪，最后一把甩掉那把剪子，将我按倒在床。我觉得，我就要完蛋了。那残酷的脸正向我靠近，那强而有力的手正试图将我摧毁。我被他用手铐铐在床头，我挣扎，我动弹不得。我心想，我要死了。

这时，我突然清醒过来。妻子泪眼汪汪地看着我，摇着头，仿佛是发生了什么令人痛心的事。

“这是这一周你第三次发作了，”她看到我冷静下来，缓缓地坐在我身旁，哽咽着对我说，“如果再这样下去、再这样下去，恐怕……”

子女们总是想将我送进精神病院。但妻子却拒绝了他们。我的病情总是很不稳定，常常在半夜突然醒来，在幻觉中狂躁地嘶吼。她哭了。虽然她强忍着

泪水，不让它们跌落在地，但我理解她内心的悲痛。

我并不知道，妻子得了癌症。她始终陪伴着我，生怕自己的疾病会再度影响我的心情。一年以后，她与世长辞。留下的是整个世界冷漠的眼光。女儿又一次劝说我住进精神病院。但妻子曾对我说过，那里是人间的地狱。那里充斥着无尽的哀鸣与悲痛。即便在她临终时，她依然对我说，她相信我会好起来，她相信我能像十年以前那样，重新找回自己。

可是，对于十年以前的我，没有人愿意告诉我。那时的我在做什么？那时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是什么让我失去记忆？又是什么将我变成现在的模样？我不知道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人们认为，让我重新想起那可怕的未来，我的病情会比以往更加恶劣。

搜寻记忆的碎片，我依然还能隐隐想起眼前的一团漆黑。我似乎是撞到了什么，我被疼痛感吞噬。那是钻心的疼，那是搅拌着恐惧和悲凉的疼。然后，所有所有的一切记忆，全都随风消逝，退散到另一个世界中、退散到另一个空间里……

从我睁开眼睛时，我产生了幻觉。我自言自语地说着话，和陌生的灵魂一同进午餐。有人说，我是一只脚踩在地狱的人，所以我能够看到那些逝去的身影。但妻子请来了心理医生，那是个鬼头鬼脑的家伙。他说我这是精神分裂症。就是他，要求所有围绕在我身旁的人，将曾经属于我记忆的一切全都付之一炬。过去的照片、过去的日记、甚至过去的衣服、餐具。

“这些都不能使你变得更好。”妻子对我说。她细心地照料我、保护我，将愉悦的心灵世界传输给我，在众人冷漠的目光中，温柔地朝我微笑。

那幻觉依然反复出现，却越发显得柔和。有一段时间里，我以为自己已经可以控制那些幻想出来的人物，我以为已经可以让他们回归到自己的世界中去。但事实却证明，一切都是徒劳。我越是想要送走他们，他们就越是固执而暴躁地重新现形。

我绝不去精神病院。当妻子闭上那对美丽的眼睛时，当子女们投来怀疑和

冷漠的目光，执意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时——我决定逃走。我不再相信心理医生的那套鬼话。那个鬼头鬼脑的家伙是个骗子。他所说的方式从不曾奏效。

也许遗忘并不能使我康复。我必须面对那个真正的自己。

2

我带着妻子生前留给我的银行卡，离开了那孤独的住所。我只知道自己的名字，施乙科——除此之外，对于那遥远的过去，我无从下手。我试图像侦探那样，将碎片式的证据串联成一条线，于是，我想起那个鬼头鬼脑的心理医生和妻子在门外的对话。

“我怀疑这种心理疾病是在施先生跳楼前就存在的。”医生说，“也许是幻觉促使他不慎从天台跌落。”

“这真可怕。”

“病人自己无法左右自己的安全情况，您必须每天都陪在他身旁。”医生用强调的口吻说，“必须。”

随后，他们的对话就模糊不清了。妻子向他表示感谢，他谦虚地退出家门。这段小小的思绪，使我明白自己曾从一座建筑的天台坠下。那一定是座并不算很高的小楼，也许楼下还有一块草坪或是水池，否则我很难活下来。我努力在大脑中搜寻，却终于还是一无所获。

离开的第一天，并没有家人前来找我。子女们各有各的事，在这喧闹的都市中，一切都是冷漠的。

3

事情似乎有了转机。在一张广告纸上，一座白色的房子引起了我的注意。那座楼只有三层，楼下是一块看上去极为松软的草坪。它就坐落于城郊的某个

地方。我盯着它仔细观察了许久，突然，记忆中的某扇门仿佛被打开了。我似乎见过这个地方。我似乎曾在这里工作。我兴奋地叫了一声。

“对！我记得这里！”至少，我一定曾来过这里。

于是，一场旅行开始了。我跳上一辆拥挤的大巴汽车，快活地哼着小调——十年来，这是我第一次跳上长途汽车，第一次钻进人群中，感受身旁的热闹。

当汽车停下来时，我沿着那似曾相识的马路向前走去。我不向任何一个陌生人问路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只是我幻想出来的模型。我一边念叨着那座白色建筑的地址，一边靠着路标的指示拐进拐出。那儿并不是个难找的地方。傍晚时分，我已经来到了它的门前。

三层楼。白色。院子里有一片松软的草地。就是这里。

我仿佛闻到一股熟悉的气味。我不由得打量着这座白色的建筑。心里琢磨着那个属于我的“坠楼的地点”。

建筑的顶层是平的。最右端的地方，看上去是一座天台。那里并不算高，围栏看上去是重新搭建的。

我走进大厅。走廊里摆放着一排长长的图片。我看到各式各样的脸谱挂上面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显得有些惨人。这里似乎已经快要下班了，来来往往的人群并不很多，只有一些工作人员健步如飞，似乎是要赶着回家吃饭。

那白色的墙皮正在被时间腐蚀、剥落，有些地方已经露出了水泥的本色。我努力地在脑子里寻找这一切的线索，但却徒劳无功。

突然，一个声音从我身后传来。

“施、施主任！”我愣了一下，回转过身，一个陌生的面孔出现在我眼前。

“您是？”我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施主任，您不记得我了？”他戴着一副圆眼镜，两颗门牙是三角形的。

我摇了摇头。

“是我呀！我是您徒弟！”他热情地说，“快、快请来我办公室里坐一下，快请。”

他认识我。他说他是我的徒弟。十年以前，我从楼顶的天台坠下，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这里。他管我叫主任。但除此之外，他再也找不出其他和我有关的证据。我们攀谈了很久，我并没有打探到自己是怎样从天台坠落的——那可怕的一幕，也不曾有人看到。他告诉我，我在这座白色建筑中待了五年，随后就因那件事而没了音讯。

他婉拒了我共进晚餐的请求。他已经和家人有约，要一家子聚餐去了。我独自一人离开那白色的建筑，在这似曾相识的马路旁漫步。事实上，我对环绕在自己身旁的一切都表示怀疑。很多时候，我无法分清现实与梦境。我是否真的走进过那座白色建筑？又或者我只是将思想世界里的游历当成了现实？我是否真的曾与一位自称是我徒弟的人交流？又或许是我给自己想出的一丁点儿安慰？我甚至怀疑，我的妻子并没有死去，我并没有离开那间屋子，或者此时的我，正在精神病院的角落里慢悠悠地溜达？一切都太虚幻了。我无从下手。

我只知道，我叫施乙科——但或许，这一丁点儿可靠的信息，也并不是真实的吧……

那是谁？哦，那是他们！那是我的子女们。我知道，他们是来抓我的，他们是想将我送进精神病院！我要想个办法、我要想个办法。这太可怕了。我要好好想想。不、不，他们就在那边，我看到了、我看到了！